



星期文库

中国古代处世智慧之一

范蠡：
人生有味是清欢

王厚明

范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谋略家、经济学家，被史学界称为治国良臣、兵家奇才、商家鼻祖，被中国民间恭奉为“文财神”，也被后人尊称为“商圣”。范蠡以谋士之智助勾践复国，以权臣之醒功成身退，以商贾之仁富甲一方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处世智者”的象征。

范蠡一生淡泊名利、不恋权位。会稽山下，吴国夫差兵败自刎，越国终雪会稽之耻。作为复国的第一功臣，他本可享受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——勾践不仅封他为上将军，还承诺将越国一半土地分封给他。但范蠡自知功高震主，“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”，于是弃上将军位，散尽赏赐飘然而去；他在齐为相数年，突悟“久受尊名，不祥”，挂印归隐；而范蠡对文种“蜚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的告诫，更是透露出他功成身退、避祸远害的清醒。苏轼对范蠡的处世之道赞赏有加：“春秋以来，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。”

褪去官袍的范蠡，驾一叶扁舟遁迹江湖，化名“鸱夷子皮”贩盐起家，经商到哪儿盈富到哪儿，“三迁皆有荣名”。他“富好行其德”，乐善好施，“尽散其财，以分与知友乡党”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也载：“十九年中三致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。”范蠡如此之善举，也体现在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上。他在陶地修建学校和水利设施，把陶器秘方公之于众，以《养鱼经》《致富奇术》等传播致富方法。在太湖边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：“种竹养鱼千倍利，感谢西施和范蠡。”

无论身份贵贱，范蠡都或敬或助，给予一份发自内心的尊重。成为首富后，范蠡却常年粗布麻衣，见乞丐亦作揖。对官家富户，他认为“须推心置腹，隆施优遇，不可轻口乱言”，而对“贫穷窘迫之主”，则要“凡事相益扶持，有利于彼。”

作为“商圣”的范蠡，其处世的理念之一，便是坚持诚信无欺、以义取利。他“候时转物，逐什一之利”，只取薄利；信奉“务完物”，经营的商品必须质量完好，不能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；讲究“无息币”，资金要保持流通，不能囤积居奇、谋取暴利。

范蠡的处世智慧之所以穿越时空而为人仰视，彰显在他“千金散尽”的豁达、“功成身退”的清醒，以及“授人以渔”的仁德上，也烙印在其“与时逐而不责于人”的人格操守上。正如他所言：“清操洁白者，虽遭极窘，不可易志，变而为贪。锐志向 upper 者，或因时钝，不可自辍，失其所素。”

二是“君欲与臣为友”——看似平易近人，实则混淆了权力边界。你一个君主，今天请大臣吃饭，明天一起郊游，搞得好像“我们是兄弟”，其实这是一种无原则的“伪平等”。据说有个说法，朋友间合作办公司，往往干不好，最后还可能反目成仇，道理大概就在这里。

所以子思的“不高兴”，不是清高，而是清醒。他知道，一旦君臣变成“朋友”，责任就变成了“人情”，制度就让位于“面子”。今天你请我吃顿饭，明天我就得为你背锅；今天称兄道弟，明天你就可能因一句话把我砍了。这种“友情”，太危险。

孟子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，君臣不必是朋友，但必须是“共治天下的伙伴”。这种关系，不是靠称兄道弟来维系的，而是靠共事者的“责任”和“道义”支撑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“平等关系”。

所以，《孟子》中的这两段话不仅不矛盾，反而更像一套“君臣关系双保险”：一边提醒君主要有仁心，一边告诫臣子要守本分。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，是站在君王角度说的；子思说的话，则是站在臣子角度说的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既讲温情，也讲原则；既重情义，更重秩序。这，大概称得上是一种相当高明的“儒家智慧”吧。

求更高的职位、更大的房子、更响的名声。他们误以为拥有越多就越幸福，又常常在无尽追逐中陷入焦虑与崩溃。他们害怕停下，害怕错过，却忘了问自己：我的“福气杯子”还能装得下吗？

老妇拒绝乾隆的赏赐，实属一种高级的自我管理。她懂得知足，更懂得在诱惑面前适时按下“停止键”。在纷繁世事中，学会拒绝那些看似美好却可能透支生命的诱惑，守住内心的清淡，不被外物所役，或许这也是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有效路径。

慢慢的，我的双手触碰到了地面，整个人像弯钩虾米似的，在柔软的草堆上爬来爬去。小姑欢喜得也像个孩子，拍手叫好。

每到春天，我便跟着母亲下地割草。嫩草晒干了能卖钱，贴补家用。只是地里的草总是长得稀稀拉拉。老远望见一片绿，欢喜地跑过去，才发现不过是疏疏落落的几丛。即便如此，也够我们高兴半天了。

如今，眼前这片芦苇依旧郁郁葱葱，却早已无人问津。时代变了，炊烟不再因芦苇而起，人们的日子过得富足安稳。这般安宁，或许只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，才能真正读懂其中沉甸甸的分量。

我静坐良久。晚风依旧，芦苇依旧“沙沙”作响，那声音仿佛从记忆深处传来，绵延不绝，像低语，像吟唱。这声音里，不仅有我的童年，有爷爷的喘息、小姑的笑语、母亲的叹息，更有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足迹与呼吸。

我如此眷恋这芦苇——可我眷恋的，又何止是芦苇呢？

“共事”与“朋友”

张培锋

“思孟学派”就是这么来的。

这就让人糊涂了：前面说君臣要“腹心相待”，像亲人一样；后面又说“岂曰友之云乎”，连朋友都不能做。孟子到底想说什么呢？是不是一边说“我们要互相信任”，一边又说“别跟我套近乎”？

别急，《孟子》这两篇看似有些矛盾，其实恰恰体现了孟子思想的深度与智慧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孟子并不反对“情感上的亲近”，但坚决反对“身份上的模糊”。

换句话说，君臣之间可以有“手足腹心”的情谊，但不能有“平起平坐”的错觉。这种关系，像极了现代公司里的老板和高管：可以一起熬夜改PPT，可以称兄道弟喝顿酒，但开会时该汇报还得汇报，该批评还得批评，决策权始终在老板手里。情谊归情谊，职责归职责。

孟子真正反对的，是两种极端：

一是“君视臣如犬马”——把臣子当做一个工具，呼来喝去，毫不尊重。这在今天叫做职场霸凌，迟早被员工用脚投票。

福气有“额度”

晨曦

活得淡然。

这则故事中，老妇的智慧不在于故作清高，而在于对生命边界的敬畏。她深知福气有“额度”，过度索取必招灾祸。这种“知止”，是对自然规律最本能的顺应。

如今，一些人似乎患上了“获取焦虑症”，他们拼命给人生做加法：追

得边哭边喊“爷爷”，没有人回应。我心跳加速，再次声嘶力竭地喊“爷爷”。“哎——”，终于有人回应了。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了。定睛一看，哪里是爷爷，分明是同村一个顽皮的小子。我沮丧地低下了头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后来听母亲说，那个顽皮小子还真是爷爷辈的。

爷爷走后，与我做伴的换成了小

芦苇低语

冯广琴

姑。依稀记得初秋的一天，小姑带我去地里拾柴草。尽管地里的柴草稀疏疏疏，但我们仍有所收获。我们把干草堆在一起，把新割下的青草摊开铺在带着湿气的泥地上。中午时分，我可以躺在柴草上，望着蓝天，听小姑讲那些有趣的故事。

最难忘的，是练弯腰的那段时光。我站在厚厚的柴草堆上，双手举起向后仰，小姑用双手托着我的腰。

两千多年前，齐宣王坐在王座上，一脸“朕即天下”的威严。这时，孟子走过来，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

这番话出自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，讲的是君臣之间的“互惠关系”。孟子的意思很明确：君臣不是单向的服从，而是双向的情感与责任。你把臣子当手足，他们就把你当心肝；你把臣子当狗马使唤，他们就当你是个路人甲；你如果把臣子当泥土草芥，那不好意思，你就变成他们的仇人了。

可问题来了，在另一篇《孟子·万章下》里，孟子又引用了孔子之孙子思的一段话：“古之人有言曰：‘事之云乎，岂曰友之云乎！’”意思是，古人说过：我只是来给你当臣子办事的，谁要跟你做朋友啊！

子思这话，背景是鲁缪公想和他交朋友，结果子思很不高兴。孟子分析说：子思不高兴，是因为他觉得——论身份，你是君，我是臣，我不可能和你平起平坐称兄道弟；论修养，你这君主还得拜我为师，向我学习，我又怎能纡尊降贵，成为你的“朋友”呢？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合适。而背后的思想则是孟子表述过的“民为贵，君为轻”这种宝贵的民主意识。顺带一说，除孔子外，孟子也很推崇子思，后世所谓

《清史稿》载，乾隆南巡途中偶遇一位百岁老妇，虽年过期颐却精神矍铄、步履稳健。乾隆视其为盛世祥瑞之兆，当即命人取来金银绸缎欲加赏赐。岂料老妇见那堆成小山的赏赐，不仅未显喜色，反而惶恐后退，连连摆手拒收。她坦言自己出身贫苦，本是命薄福浅之人，能活至今已是老天垂怜。在她看来，福气如杯中水，满则必溢；若今日受了这额外巨赏，便是强占过分之福，恐怕明日便离死不远。乾隆听罢，先是一愣，继而感叹其通透，遂收回赏赐，赞其无欲无求、

自从父母去世后，我很少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偶尔前往，也是来去匆匆。

初夏的一天，因为有些事没处理好，我在五妹妹家住了一夜。五妹是姊妹中唯一嫁在本村的。傍晚时分，我独自来到村头的河堤上。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半边天，远处的小树林红中带绿，是那样的宁静安详。顺着羊肠小路往前走，路两边郁郁葱葱的芦苇已有一人多高，微风吹过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，声音是那样的亲切。我坐在路边，望着这一切，陷入沉思。

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刚几岁，便跟着年迈的爷爷去地里拾柴。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，我和爷爷来到田地里。地里的玉米已经吐出了玉米丝，高粱穗也绿中带红，然而排水沟边的芦苇却被人割光了。

我用稚嫩的小手捻着零星的干草。等我抬起头来四下张望时，却发现爷爷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四野无人，唯有风吹玉米叶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。这声音在这无人之地显得凄人，我吓